



列 宁

进一步, 退两步

54.3
191
0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进一步，退两步

（我們党內的危机）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
列 宁 斯大林 編譯局譯
中共中央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ШАГ ВПЕРЕД, ДВА ШАГА НАЗАД

(Кризис в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7卷中的译文排印

列 宁
进 一 步, 退 两 步

(我們党内的危机)

馬克思 恩格斯 著
中共中央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編譯局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7 $\frac{1}{8}$ · 插页 2 · 字数 165,000

1964 年 3 月第 1 版 1960 年 3 月第 2 版

1964 年 11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193 定价(四) 0.62 元

一 印数 35,001—90,000

目 录

序言.....	1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5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7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組織委员会事件.....	11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19
(五)使用語言平等問題引起的事件.....	22
(六)土地綱領.....	30
(七)党章。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	38
(八)火星派內部分裂 以前 关于集中制問題的討論	46
(九)党章第 1 条.....	50
(十)无辜被加上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72
(十一)繼續討論党章。总委员会的成員.....	84
(十二)党章問題討論的結束。中央机关补选問題。 “工事业社”代表退出代表大会.....	90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結束	104
(十四)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党內的革命派 和机会主义派	132
(十五)在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	145
(十六)勿因小节而乱大謀	164
(十七)新“火星报”。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	176

(十八) 稍微談談辯証法。两个变革	206
附录 古謝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	212
注釋	222

进 一 步,退 两 步

(我們党內的危机)¹

序 言

当持久的頑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的时候,通常经过一些时候就开始显出来一些中心的基本爭論点,战役的最終結局如何,就要看这些爭論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所有一切細微的枝节問題,同这些爭論点比較起来,都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我們党內的斗争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引起全体党员的深切注意已經半年了。正因为我在向讀者叙述全部斗争的概况时不得不涉及到許多毫无兴趣的細节,許多实质上没有什么意思的无謂爭吵,所以我想一开头就請讀者注意两个真正中心的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很有意思的,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并且是我們党內当前最迫切的政治問題。

第一个問題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們党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政治意义問題,这两个派別的划分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前的一切划分都远远地推到后面去了。

第二个問題是新“火星报”在組織問題上的立場的原則意义問題,因为这个立場真正带有原則性。

第一个問題是关于我們党內斗争的出发点,斗争的根源,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基本政治性质的問題。第二个問題是关于这个斗

爭的最終結果，鬥爭的結局，把一切屬於原則方面的東西綜合起來和把一切屬於無謂爭吵方面的東西剔除出去而作的原則性總結的問題。解決第一個問題要靠分析黨代表大會上發生的鬥爭情況，解決第二個問題要靠分析新“火星報”的新的原則內容。這兩種分析占了本書十分之九的篇幅，在分析中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多數派”是我們黨的革命派，而“少數派”是我們黨的機會主義派；目前構成這兩派的意見分歧主要不是在綱領問題上，也不是在策略問題上，而只是在組織問題上；新“火星報”愈是努力加強自己的立場，這個立場愈是脫離由補選問題引起的無謂爭吵，則在新“火星報”上也就愈清楚地顯露出新的觀點體系，這就是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

現在論述我們黨內危機的一些報刊的主要缺點就是，在研究和闡明事實方面對黨代表大會的記錄幾乎完全沒有加以分析，而在闡明組織問題的基本原則方面，則對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兩同志在提出黨章第1條條文以及為這個條文辯護時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同“火星報”現在在組織問題上的原則性觀點的整個“體系”（當然這裡是指可以說得上的體系而言）之間顯然存在的聯繫，也沒有加以分析。關於黨章第1條條文爭論的意義，儘管“多數派”的刊物已經好幾次指出，但是現在的“火星報”編輯部似乎根本看不見這種聯繫。其實，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兩同志現在只是加深、發展和擴大他們最初在黨章第1條條文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其實，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者的整個立場，還在討論黨章第1條條文時就表現出來了，當時他們擁護散漫的、團結得不緊的黨組織；他們反對自上而下地建黨，即從黨代表大會以及它所建立的機關出發建黨的思想（“官僚主義”思想）；他們主張自下而上地建黨，讓任何一個大學教授、任何一個中學學生以及“每一個罷工者”都

能自封为党员；他們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必須加入党所承认的某一个組織的所謂“形式主义”；他們傾向于只願意“抽象地承认組織关系”的资产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他們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談；他們傾向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現在新“火星报”上流行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們最初所犯的錯誤。

至于說到党代表大会的記錄，那末对記錄采取这种实在不應該有的忽視态度，只能說是由于我們的爭論被一些无謂爭吵弄模糊了，也許是由于这些記錄中有大量的十分辛辣的真情实話。党代表大会的記錄使我們看到唯一、确切、完备、全面、充分和正确地反映我們党内真情实况的情景，那些参加运动的人自己描繪的各种观点、情緒和計劃的情景，我們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色彩及其对比力量、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情景。正是党代表大会的記錄，也只有这些記錄，才能向我們表明，究竟我們已經在什么程度上真正清除了旧的、純粹小組的联系的一切殘余，而代以統一的偉大的党的联系。每一个党员，只要他願意自觉地参加自己的党的事业，都應該仔細研究我們党的代表大会，——正是應該研究，因为只讀一遍記錄所包含的一大堆材料，还不能了解代表大会的情况。只有經過仔細和独立的研究，才能（而且应当）使簡短的演說提要，討論的枯燥摘要，小問題（似乎是小問題）的小冲突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使每一个出色的发言人都在党员面前以生动的姿态出現，使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都很分明。本书作者如果能够推动大家广泛地独立地研究党代表大会的記錄，這項工作就算沒有白做。

还有一句話要奉告社会民主党的敌人。他們一看見我們发生爭論，就幸災乐禍，洋洋得意；他們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

章取义，摘引我这本专门谈论我们党内种种缺点的小册子中的个别词句。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是久经战斗的了，决不会为这小小的针刺所惊扰，却能够不管这些针刺，继续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而且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让敌人先生们试把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画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有些象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图画也好！

尼·列宁

1904年5月

(一)代表大會的準備

常言說，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在 24 小時之內咒罵自己的審判官。我們的黨代表大會，也和任何一個政黨的每一次代表大會一樣，也成了某些覬覦領導地位而遭到失敗的人的審判官。現在，這些“少數派”分子怀着十分天真的心情“咒罵自己的審判官”，並且千方百計地想破壞代表大會的威信，減低它的意義和權威。這種傾向在“火星報”第 57 號發表的一篇署名為實際工作者²的論文中，可以說表現得最突出，該文作者對於代表大會是不可侵犯的“偶像”這一思想深表憤慨。這是新“火星報”的特點，我們決不能把它默默地放過去。大多數被代表大會否決的人員組成的編輯部，一方面繼續自稱為“黨的”編輯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歡迎那些硬說代表大會不是偶像的人。這不是絕妙的嗎？先生們！是的，代表大會當然不是偶像，可是對於那些在代表大會上遭到失敗以後居然“譴責”起代表大會來的人，又該作何感想呢？

其實，請回想一下代表大會準備過程中的一些主要事實吧。

“火星報”从一开始就在 1900 年的出版預告中說過，在實行統一以前，我們必須劃清界限。“火星報”曾經力求把 1902 年的代表會議³變成非正式的會議，而不是黨的黨代表大會^①。“火星報”在 1902 年夏秋之間設法恢復這次代表會議上選出的組織委員會時，採取了十分慎重的行動。最後，劃清界限的工作結束了，——我們

① 見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記錄第 20 頁。

大家都认为是結束了。1902 年底，組織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火星报”欢迎組委会的确立，并在第 32 号社論中說，召开党代表大会是刻不容緩的最迫切的必要的事情^①。可見，誰也沒有理由責备我們对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态度是匆忙的。我們的行动准則正是：裁衣以前量七次。我們有充分的道义的权利期待同志們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哭泣，也不要重新再量。

組織委員會制定了非常細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那些現在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字样来掩盖自己在政治上毫无气节的人，也許会說这个章程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东西），并且交給所有的委員會討論通过，最后正式批准，其中第 18 条是这样規定的：“代表大会的一切決議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各級党組織都必須执行。这些決議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来違抗，只有下一屆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②这几句話从前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东西，就默默地通过了，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是現在听起来，这些話好象專門給“少数派”下的判決詞，这就令人奇怪了，难道不是这样么！規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嗎？当然不是。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許多分散的和各行其是的集团組成的，它們可能对代表大会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家的善良的願望（現在有人对这种願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調皮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这个决定等于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相互說出的真心話。这个决定應該保証一切同召开代表大会有关的巨大的人力、風險以及費用都不至于白費，應該

① 見“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6 卷第 276—277 頁。——編者注

② 見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記錄第 22—23 頁和第 380 頁。

保証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幕滑稽剧。这个决定事先就規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決議及其选举的現象是破坏信任的行为。

新“火星报”好象发现新大陆一样，說代表大会不是偶像，說代表大会的决定不是聖經，这究竟是嘲笑誰呢？这种发现有沒有“新的組織观点”，或者只是一些想掩盖旧痕迹的新企图呢？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別划分的意义

总之，代表大会是經過很細致的准备工作并根据十分完备的代表选举制的原則召开的。大家一致承认代表大会的成分是正确的，并且认为全党應該无条件地执行代表大会的決議，这是大会主席在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以后所作的声明（记录第 54 頁）中的提法。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則的和組織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火星报”三年来的活动以及大多数委员会对“火星报”的承认，这就預先决定了代表大会应当按照这个方針进行工作。“火星报”的綱領和方針應該成为党的綱領和方針，“火星报”的組織計劃應該在党的組織章程中明文規定下来。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結果，不經過斗争是不行的，因为召开代表大会时采用的完备的代表选举制，可以保証那些曾坚决反对“火星报”的組織（崩得和“工人事业社”）以及那些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指导性的机关报，但是事实上却別有企图，并在原則方面表現得很不坚定的組織（“南方工人社”以及靠近該社的某些委员会的代表），都能出席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不能不变成为“火星报”方針的胜利而斗争的舞台。代表大会也确实成了这样的斗争舞台，每一个稍微細心閱讀代表大会的记录的人，馬上就会看清这一点。現在我們的任务是要詳細研究一下

在代表大会討論各种問題时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派別，并根据記錄的精确材料重新揭示代表大会上每一个基本集团的政治面貌。在代表大会上由“火星报”领导而融合成为統一的政党的那些集团、派別和色彩的真实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我們应当通过分析爭論情况和表決情况来闡明的问题。闡明这个问题，无论对于研究我們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面目，或者对于了解产生意見分歧的原因，都是有根本的重要意义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我給新“火星报”編輯部的信件中，都着重于分析各种派別划分。“少数派”中一些出面反对我的人（以馬尔托夫为首）根本不了解問題的实质。他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只限于提出一些局部的修正，对譴責他們轉向机会主义的問題作一些“辯解”，甚至沒有打算针对我的话描繪一下代表大会上派別划分的其他任何情况。現在，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企图把一切想确切划分代表大会上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尝试叫作简单的“小組政客手腕”。馬尔托夫同志，你說得太厉害了！可是新“火星报”的厉害的话有一种独特的屬性：只要我們把全部分歧的演变过程（从代表大会开始）确切地重提一下，这些厉害的话就会不折不扣地首先反对現在的編輯部。請你們这班提起小組政客手腕問題的所謂党的編輯先生們看一看自己吧！

現在馬尔托夫一想到我們在代表大会上的斗争的事实就非常不愉快，以致他竭力想根本抹杀这些事实。他說，“所謂火星派分子是指那些在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代表大会以前对‘火星报’表示完全同情，拥护它的綱領和組織观点，贊成它的組織政策的人。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共有40多人，——当时投票贊成‘火星报’的綱領并贊成承认‘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決議的就有这么多人。”只要翻开代表大会的記錄就可以看出，除了阿基莫

夫一人棄權以外，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這個綱領（第 233 頁）。這樣，馬爾托夫同志硬要我們相信，無論是崩得分子、勃魯克爾以及馬爾丁諾夫，都曾經證明他們“完全同情”“火星報”並且擁護“火星報”的組織觀點！這是令人可笑的。這是把一切參加過代表大會的人在代表大會以後成為有平等權利的黨員（而且還不是所有的人，因為崩得分子已經退出去了）和在代表大會上引起鬥爭的派別混為一談。結果不是研究代表大會以後的“多數派”和“少數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組成的，反而暗中用“承認了黨綱”這麼一句冠冕堂皇的話來打掩護！

試拿在承認“火星報”是中央機關報問題上的表決情況為例。你們可以看出，馬爾丁諾夫，即現在被馬爾托夫同志硬說是擁護過“火星報”的組織觀點和組織政策的那個馬爾丁諾夫，堅決要求把決議案分成兩部分來表決：一部分是僅僅承認“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另一部分則是承認“火星報”的功績。在表決決議案的前一部分時（承認“火星報”的功績，對它表示同情）贊成的只有 35 票，反對的有兩票（阿基莫夫和勃魯克爾），棄權的有 11 票（馬爾丁諾夫，5 個崩得分子，以及編輯部的 5 票；我和馬爾托夫各兩票，普列漢諾夫 1 票）。由此可見，反火星派集團（5 個崩得分子和 3 個工人事業派分子）在這裡，在這個對馬爾托夫現在的观点最有利的並且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例子上，也是暴露得極其明顯的。再看對於決議案的後一部分的表決情況，即對於不說明任何理由並且不表示是否同情而只承認“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的表決情況（記錄第 147 頁），贊成的有 44 票，也就是連現在的馬爾托夫都算作火星派分子的 44 票。總票數是 51 票，除了編輯部的 5 票棄權以外，還有 46 票；有兩票（阿基莫夫和勃魯克爾）表示反對；可見在其餘的 44 票中是包括所有 5 個崩得分子在內的。這樣一來，崩得分子在代

表大会上就成为对“火星报”表示完全同情的人了，——請看，正式的“火星报”就是这样撰述正式的历史！我們現在預先向讀者說明一下这个正式真理的真正动机：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沒有退出代表大会，那末現在的“火星报”編輯部就会成为而且真正会成为党的編輯部（而不是現在这样 quasi^① 党的編輯部）；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需要把現在所謂党的編輯部的这些最忠实的卫士提升为“火星派分子”。不过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詳細說明。

其次，試問：如果代表大会是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間的斗争，那末是不是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間的中間的、不坚定的分子呢？任何一个稍微了解我們党以及任何代表大会的一般面貌的人，都会 a priori^② 对这个問題作出肯定的回答。馬尔托夫同志現在很不願意提起这些不坚定的分子，于是就把“南方工人社”以及傾向于該社的代表描繪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把我們和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說成是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幸亏現在我們面前有大会的全份記錄，我們可以根据文件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事实問題。我們在上面說明了代表大会上的一般派別划分情况，当然还不算是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不分析各个政治派別，如果不把代表大会看作某些色彩之間的斗争的图画，那末就絲毫不能了解我們的意見分歧。馬尔托夫企图把崩得分子也算作火星派分子，以便抹杀各种色彩之間的區別，其实这不过是迴避問題而已。只要看一看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以前的历史，就可以 a priori 看出（以后可以檢查和詳細研究）三个主要集团：火星派，反火星派，以及不坚定的、犹豫的、动摇的分子。

① 冒牌。——編者注

② 預先。——編者注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組織委員會事件

在分析代表大会上的爭論情况和表決情况时，最好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順序来进行，以便循序漸進地指出那些表現得越来越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有在絕對必要时，我們才离开時間順序而綜合地考察有密切联系的問題或者性质相同的派別。为了不偏不倚，我們將力求指出所有最重要的表決，同时当然要撇开許多有关枝节問題的表決，这些表決占去了我們代表大会过多的時間（部分原因是我們沒有經驗，不善于使各專門委員會和全体會議分工討論問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一些几乎是有意的阻撓）。

第一个引起爭論并使各种色彩的差別开始暴露出来的問題，就是要不要把“崩得在党內的地位”一項提到第一位（作为代表大会“議程”第一項）来討論（記錄第29—83頁）。从普列汉諾夫、馬尔托夫、托洛茨基以及我所拥护的“火星报”观点看来，這個問題是毫无疑問的。崩得退党一事显然証明了我們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崩得不願意同我們一道行进，不願意承认党内大多数人和“火星报”一致主張的組織原則，那末“装个样子”好象我們是一道行进，那是沒有好处而且是荒謬的，只能阻碍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如崩得分子曾經阻碍过一样）。問題早已在报刊上談得很清楚了，每一个稍微細心思考的黨員都知道，剩下的只是把問題公开地提出来，直言不諱地老老實实地作一个選擇：是自治制（那末我們就一道行进）还是联邦制（那末我們就分道揚鑣）。

崩得分子在其全部政策方面一向是支吾其詞的，他們这一次也想支吾搪塞，故意把問題拖延下去。阿基莫夫同志曾表示贊同他們的意見，并且——大概是代表整个“工人事业社”——馬上提

出他在組織問題上同“火星報”的分歧意見(記錄第 81 頁)。站在崩得和“工人事業社”方面的有馬霍夫同志(他代表尼古拉也夫委員會的兩票，不久以前這個委員會還對“火星報”表示同情呢!)。當時馬霍夫同志覺得問題還沒有完全弄清楚，並且認為“關於民主制，或者反過來說(請注意這幾個字!)關於集中制的問題”也是個“疼處”，正如現在我們“黨的”編輯部中多數人所說的那樣，但是他們在代表大會上卻還沒有覺察到這個“疼處”!

總之，反對火星派的有崩得、“工人事業社”和馬霍夫同志，加在一起恰恰構成當時反對我們的那個 10 票的數目(第 88 頁)。贊成的有 30 票，——正如我們下面所看到的——火星派方面的票數經常在 30 票左右。當時有 11 票棄權，——大概是不願意站在互相鬥爭着的兩“黨”的任何一方。值得指出的是，當我們表決崩得的章程第 2 條時(由於這個第 2 條被否決，崩得退出了黨)，贊成第 2 條的以及表示棄權的也是 10 票(記錄第 289 頁)，而棄權的又是三個工人事業派分子(勃魯克爾、馬爾丁諾夫和阿基莫夫)以及馬霍夫同志。可見，當表決崩得問題在議程上討論的次序問題的時候形成的派別，並不是偶然的。可見，所有這些同志不僅在討論次序的技術問題上，並且在實質上也是同“火星報”有意見分歧的。“工人事業社”在實質上所持的分歧意見是每個人都清楚的，而馬霍夫同志在關於崩得退黨一事的演說中却再好沒有地說明了自己的態度(記錄第 289—290 頁)。這個演說是值得談一下的。馬霍夫同志說，在通過了否決聯邦制的決議以後，“關於崩得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的地位問題，在他看來已經由一個原則問題變成對待歷史上已經形成的民族組織的現實政策問題了”；這位發言人繼續說：“當時我不能不考慮到我們的表決可能產生的一切後果，因此我想投票贊成整個第 2 條”。馬霍夫同志出色地領會了“現實政策”的精神，